

宋词第一名篇《念奴娇·赤壁怀古》经典化探析

郁玉英¹, 王兆鹏²

(1. 井冈山大学 人文学院, 江西 吉安 343009; 2. 武汉大学 文学院, 湖北 武汉 430072)

摘要:从宋至今,无论是在千年历史动态平衡中,还是在不同的历史阶段,苏轼的《念奴娇·赤壁怀古》都是宋词中最具影响力的名篇。其经典地位在宋金时确立;元明时进一步提升;清代则稳中稍降,仍雄居榜首;二十世纪,影响力再次扩大。综观其经典化之旅,该词在创作型读者群的影响最大,一直高位走高;其次为批评型读者群,影响力走势为“中—低—低—高”;在大众读者中,起始偏低,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影响力日渐加强。词作内在的审美力量,创作主体的独特性和超越意识,契合传统及时代需求等是该词保持恒久生命力的奥妙所在。

关键词:苏轼;《念奴娇·赤壁怀古》;经典化

中图分类号: I207.2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1-022X(2009)06-0115-07

流传至今的二万余首宋词中,有很多影响深远、脍炙人口之作,苏轼《念奴娇·赤壁怀古》便是其中最具影响力的经典名篇。从宋至今,该词不论是在历史动态平衡中,还是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它的影响力始终名列第一,是名符其实的宋词经典第一名篇。那么,该词作为宋词经典第一名篇的地位是如何确认的在千年流传过程中,它的经典化进程如何该词成为具有恒久生命力的宋词第一经典名篇的原因是什么本文试予探讨。

一、千古第一名篇地位的确认

“真正的历史对象就不是对象,而是自己和他者的统一体,或一种关系,在这种关系中同时存在着历史的实在以及历史理解的实在。”^[1](P384-385)任何历史存在都是一种对象性的存在,文学经典就是“实在本体和关系本体”^[2]的统一体,是传播接受过程中不断展开和呈现的历史性审美存在。作为实在本体,文学经典具独创性、典范性、丰富性;作为关系本体,它具无限可读性、时空穿透力。两方面相互作用所造就的强大影响力是文学经典最根本的属性。影响力的大小,也就是它们各自在不同历史文化语境

中的地位,不但与经典作品本身所表现的诗性、哲思、情感相关,还受制于作品传播过程中的不同历史文化条件,两者最终在读者的期待视界中交汇、碰撞、融合。因此,作品的影响力的大小最终依赖于读者不断的理解和阐释,考察历代普通读者、批评家和作家三大读者群的接受传播活动,对于衡定文学作品的经典地位具有重要意义^①。

我们选择历代主要词选的选词情况、历代关于宋词的评点情况、历代词人唱和宋词的情况、二十世纪研究宋词的有关论文、当代互联网超文本链接所能链接到的跟宋词相关的网页数等五项数据指标,根据统计学原理,考察五百首抽样词作的入选率、点评率、唱和率、研究率、链接率,根据各项指标影响力大小分别乘以不同的权重,由此得出每首词作影响力的综合指数,据此确认了从宋到今影响广泛的三百首宋词经典名篇^②。同时,我们遴选出宋金、元明、清、现当代四个不同历史时期的传播接受数据,计算每项指标比率,并根据影响力大小给以一定的权重,确认了四个不同历史时期的宋词经典名篇^①。表1所示,即为历史动态平衡中的综合经典及不同

收稿日期:2009-01-09

作者简介:1. 郁玉英(1973—),女,江西萍乡人,文学博士,井冈山大学人文学院讲师;

2. 王兆鹏(1959—),男,湖北鄂州人,武汉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① 详参王兆鹏、郁玉英:《影响的追寻——宋词名篇的计量分析》,载《国学学刊》2009年第1期。

② 具体数据来源、计算方法、权重分配的原则、抽样数据的确定,前一百首篇目详见王兆鹏、郁玉英《宋词经典名篇的定量考察》(载《文学评论》2008年第6期),前二百至前三百首篇目详见《影响的追寻——宋词名篇的计量分析》。

时期的宋词经典前三名的排名及相关数据指标。

表 1: 宋词经典前三甲一览表

	作者	词牌	首句	入选	点评	唱和	20世纪研究	百度	谷歌	综合指数	排名
综合	苏轼	念奴娇	大江东去	87	24	133	186	73100	41200	28.3	1
	岳飞	满江红	怒发冲冠	35	14	23	125	293000	30700	18.3	2
	李清照	声声慢	寻寻觅觅	64	41	23	52	90100	28200	11.6	3
宋金	苏轼	念奴娇	大江东去	1	15	23			22	1	
	贺铸	青玉案	凌波不过横塘路	2	6	20				15	2
	秦观	千秋岁	水边沙外	1	11	7				13	3
元明	苏轼	念奴娇	大江东去	18	2	64				22	1
	李清照	凤凰台上忆吹箫	香冷金猊	21	12	2				8	2
	李清照	如梦令	昨夜雨疏风骤	19	12	2				7.8	3
清	苏轼	念奴娇	大江东去	14	4	46				13.1	1
	李清照	声声慢	寻寻觅觅	9	21	15				10.9	2
	姜夔	暗香	旧时月色	12	24	4				10.4	3
现当代	苏轼	念奴娇	大江东去	54	3		186	73100	41200	25.5	1
	岳飞	满江红	怒发冲冠	38	6		125	293000	30700	21.4	2
	李清照	声声慢	寻寻觅觅	51	11		52	90100	28200	14.7	3

结果表明,《念奴娇·赤壁怀古》一词无论是在千年历史动态平衡中,还是在宋金、元明、清、二十世纪以来的不同历史阶段,其经典地位均为第一,是当之无愧的千古宋词第一名篇。

二、经典地位的历史衍变

苏轼的《念奴娇·赤壁怀古》在历史流播过程中的具体命运如何呢?

(一) 宋金: 经典地位的确立

《念奴娇·赤壁怀古》在宋金时期经典地位的确立,得力于批评型和创作型读者的推崇。宋代四大词选中,该词仅《花庵词选》入选一次,文人的点评与唱和对于该词经典地位的确认起了关键作用。在创作领域,据我们目前所掌握的文献资料,该词被唱和 23 次,居宋金唱和榜首位。点评 15 次,这在《唐宋词汇评》所收录的宋金人点评宋词中也是最高的。宋金文人士大夫如王灼、胡仔、胡寅等多肯定苏轼对词体抒情功能的拓展之功,赞赏苏轼词体现了文人的气质修养及由此而形成的高雅韵致。如王灼《碧鸡漫志》说苏轼“偶尔作歌,指出向上一路,新天下耳目”。汪莘《方壶诗余自序》评苏轼曰:“其豪妙之气,隐隐然流出言外,天然绝世,不假振作。”^[3](P230)《念奴娇·赤壁怀古》正是作为别样词风的代表而备受文人士大夫的赞赏。《魏庆之词话》指出:“子瞻佳词

最多,其间豪放杰出者,如‘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赤壁词……皆绝去笔墨畦径间,直造古人不到处,真可使人一唱而三叹。”^[4](P203)元好问指出:“东坡《赤壁词》,殆以周郎自况也,词才百余字,而江山人物,无复余蕴,宜其为乐府绝唱。”^[5](P843)可见,在文人学士们心中,苏轼的这首赤壁词已然成为词坛经典绝唱。

精英读者对某种风尚的推重,在经过一定的时间之后,往往能成为大众读者接受的风向标。在宋金词坛(尤其是南宋中后期)东坡词声名渐盛,影响益远,“陋邦腐儒,穷乡村叟,每以词为易事,酒边兴豪,即引纸挥笔,动以东坡、稼轩、龙洲自况”^[4](P269),这表明苏、辛词在大众中已经拥有广泛的接受者了,作为苏轼代表作的《念奴娇·赤壁怀古》的词坛经典地位也从此确立。

(二) 元明: 经典地位进一步提升

明人论词,重词的体性风格,大抵以婉约为正宗,强调词主艳情。受这种词学观的影响,柔情曼声、婉丽流畅之作备受明人喜爱。批评型读者对该词的关注意明显降低,就《唐宋词汇评》收录的情况看,仅 2 次。值得注意的是,仍有论词者在以婉约为正宗的同时亦不偏废慷慨磊落、旷逸清雅之佳作,《念奴娇·赤壁怀古》也得到这部分明代文人的充分肯定。孟称舜在《古今词统序》中即批评了当时认为“苏子瞻、辛稼轩之清俊雄放,皆以为豪不入格”的观点,指出柳永的《雨霖铃》和苏轼的《念奴娇》“两家各有其美,亦各有其病”^[6]。俞彦则极赏东坡词,认为其赤壁词“万顷波涛,吞天浴日,古今豪杰都在”,“不必与秦观、李清照、柳永等人较量体裁”^[4](P403)。王世贞评《念奴娇》曰:“学士此词,亦自雄壮,感慨千古。果令铜将军于大江奏之,必使江波鼎沸。”^[4](P388)此词雄壮旷逸的风格仍是文人激赏的原因,而当中感今慨古的文士情怀尤为明人所首肯。

这首赤壁词在元明时期强劲的经典效应,主要得力于创作型读者——词人的唱和。元明百首宋词经典前一百名总共被和 242 次,平均每首被和 2.42 次,而一曲“大江东去”就被和 64 次之多,先后有白朴、夏言、彭孙贻等二十余位元明词人参与唱和。这首词的典范性和独创性在元明时期得到了最充分的彰显。而且由于南宋以来,文人士大夫对它的推崇以及南宋后期以来被越来越多的大众读者所传诵,至元明时期,该词更加深入地为大众读者所接受,其

① 郁玉英:《宋词经典及其经典化研究》,武汉大学 2008 年博士学位论文。

经典地位在大众心中进一步加强。纵观元明时期的入选情况,被选 18 次,明代著名的选本《草堂诗余》系列、《花草粹编》、《古今词统》等都选了该词,通过选本的流传,它在普通读者中影响力越来越大。因此,虽然明代词坛风尚以婉约为宗,但因创作型和普通大众读者的接受传播,其经典地位反而加强。

(三)清:经典地位稳中稍降,仍雄居榜首

综观东坡这首赤壁词在清代的接受情况,可知批评型读者的关注和明代一样偏低,《唐宋词汇评》仅收录 4 次评点情况。虽然批评型读者的关注偏低,但该词所具有的经典性同样得到了不同流派词人的认可和赞许。清代词坛,流派众多,从云间派、阳羨派到浙西派、常州派,各派主张尊崇不一。但不论是认为其不合声律者,还是以其豪放之风不合“正宗”者,基本上都不否定该词在词坛上的重要地位。它的艺术审美价值再次获得充分肯定。受浙西派的影响,清人论词多以南宋为宗,然东坡赤壁词仍被认为“令人增长意气”^[4] (P1674),而不可偏废。先著、陈洪即指出:“坡公才思高敏,有韵之言多缘手而就,不暇雕琢。此词脍炙千古,点检将来,不无字句小疵,然不失为大家。”^[4] (P1363) 批评型读者一方面继承了前代文人对此词的肯定,称赏其独树一帜之风及所流露的秉性才情,如邓廷桢说:“东坡以龙骧不羁之才,树松桧特立之操,故其词清刚隽上,囊括群英。院吏所云:学士词须关西大汉,铜琶铁板,高唱‘大江东去’。语虽近谑,实为知音。”^[4] (P2529) 另一方面,也从艺术的角度道出了此词具永恒魅力的原因,沈谦就指出:“词不在大小深浅,贵在移情。‘晓风残月’、‘大江东去’,体制虽殊,读之皆若身历其境,恍恍迷离不能自主,文之至也。”^[4] (P629)

《念奴娇·赤壁怀古》在清代能成为最具影响力的宋词经典名篇,更大程度上得力于清人的追和与它在普通大众读者心目中的地位。在创作领域,东坡的这首赤壁词共被追和 46 次,虽不及元明时期的追和数量,但也远远地超出清代第二宋词名篇《声声慢》(冷冷清清)15 次的追和数,仍高居唱和榜首位。从入选选本情况来看,本文抽样清代词选中共入选 14 种,仅亚于史达祖《双双燕》,居第二位。因此,通过选本这一传播媒介,东坡赤壁词在普通大众读者中所具的影响力进一步扩大。当然,相对于在前代的影响力,《念奴娇·赤壁怀古》在清代虽仍名列第

一,但相对来说,它那耀人眼目的光芒不及宋尤其是明。其综合影响力指数在宋代超出第二名 7,在明代超出 14,而清代则只超出第二名 2.2。

(四)二十世纪:影响力再次扩大

当历史的车轮驶进二十世纪,《念奴娇·赤壁怀古》排名仍傲居排行榜首位,且影响系数高出第二名岳飞《满江红》4.1,其耀眼的光芒较清代又有所扩大。与明、清时期批评型读者关注度较低的情况不同,《念奴娇·赤壁怀古》一词再次备受批评型专家读者的关注。据统计,二十世纪以来共有 186 篇赏析研究文章,超过第二名 61 篇次,超过第三名 134 篇次。二十世纪批评型专家读者对东坡赤壁词广泛的接受,无疑再次扩大了该词的影响力。

正是有了批评家的批评和引导,此词日益受到人们的关注,检索谷歌和百度,“苏轼 念奴娇 大江东去”共链接十一万余相关网页。同时,该词的入选率较前代再次攀升,我们所抽样的 60 个选本中,有 54 个选本入选该词,仅次于柳永《雨霖铃》55 次。特别是作为教材的文学作品选对该词的选择(本文所遴选的文学作品选无一不选这首《念奴娇》),极大地扩大了它在新时期的影响力,成为新时期最具影响力的名篇。

三、在三大读者群中的不同影响

《念奴娇·赤壁怀古》虽然在不同历史时期的综合影响力均列第一,但就不同的接受群体而言,它的影响力又起伏不定。我们统计了该词从宋至今历代入选、点评与唱和的情况,并将它们与这三项指标的前三名的相应数据对比,同时与前三百名的平均入选、点评、唱和次数进行对照(详见表 2):

表 2:《念奴娇·赤壁怀古》历代入选、点评、唱和对照表^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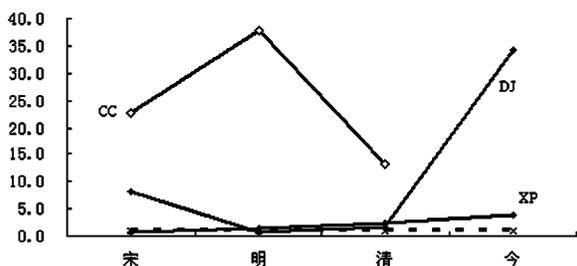
	选本				点评				唱和		
	宋金	元明	清代	今	宋金	元明	清代	今	宋金	元明	清代
第一名	3	22	16	55	15	12	24	186	23	64	46
第二名	2	21	14	54	11	11	21	125	20	10	17
第三名	1	20	13	53	10	9	19	67	7	9	17
念奴娇	1	18	14	54	15	2	4	186	23	64	46
300 首平均	1.2	12.4	6.1	13.9	1.9	3.1	2.3	5.4	1.0	1.7	3.5
念奴娇/平均	0.8	1.5	2.3	3.9	8.1	0.6	1.7	34.3	22.8	37.9	13.2

据表格数据,东坡的这首赤壁词在大众读者群、批评型读者群、创作型读者群中的影响力衍变情况

① 表中现当代的点评情况取的是二十世纪相关的研究论著数量,因为这是新的历史时期研究工作者以新的行文方式对词作进行诠释的结果,其接受主体和历代点评一样是批评型读者。

截然不同。下图 1 就直观地揭示了这一变化情况。

图 1: 三大读者群对《念奴娇·赤壁怀古》接受史衍变示意图^①



从图中变化曲线可见,该词的生命力在创作型读者群(CC)中是最大的,其影响系数远远高于历代前三百名宋词经典的平均被接受度。该词一直能雄据历代排行榜首位,创作型读者的功劳是最大的。其中,宋金时期被和数是平均数的 23 倍,元明时期上升至 38 倍,清代有所回落,为 13.2 倍,二十世纪以来由于古典诗词的边缘化,唱和也淡出读者的视野。它在创作型读者中的影响力,先是高位走高,其后即逐渐走低,呈现出“中—高一低”的变化趋势。

对批评型的读者群(DJ)而言,该词的影响力走势为:“中—低—低—高”。在宋金时期,东坡赤壁词的影响力巨大,以高出平均 8 倍多的影响系数彰显文人士大夫对该词广泛的关注,宋室南渡以来该词受到的褒扬正印证了这种状况。元明至清,由于词坛崇尚的变化,苏辛一派大部分被视为词坛别调,该词在批评型读者中的影响力也一度下滑,元明时期点评率甚至于不到平均数的 0.7 倍,清代也仅是平均数的 1.7 倍。二十世纪时代风云的变换,为苏辛豪放词提供了广阔的舞台,这首赤壁词在批评型读者中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关注,影响力急剧上升,以高出前三百平均数近 35 倍的影响系数为它在二十世纪经典地位的确立立下了汗马功劳。

在普通大众读者群(XP)中,这首赤壁词的生命力呈现出渐次走高的趋势,它从宋至今的入选次数依次是前三百名平均入选次数的 0.8、1.5、2.3、3.9 倍。这表明,随着时间的推移,《念奴娇·赤壁怀古》在大众读者中的影响力越来越大。

四、生命力长盛不衰的奥秘

文学作品穿越时空的生命力的延续性如何及影响力的大小,读者是关键的决定性因素。读者的选择决定了文学作品的经典化进程。那么,影响读者对前代文学作品选择的因素有哪些?首先,读者自身所遭遇的社会风尚,所继承的文化传统,所拥有的个性心理结构是决定因素之一,这构成了读者的阅读期待视野,影响读者对阅读对象的选择与评价。其次,文学作品所展现的开放性结构本身所具有的审美力量与读者的期待视界之间的同化和顺应情况如何,能否令读者同情共感,也直接影响到文学作品的生命力。另外,创作主体作为文学作品的直接制造者,无疑也是文学作品生命力的决定因素之一。总之,文学经典的生成是极其复杂的,以上三方面的有机融合,造就了《念奴娇·赤壁怀古》的恒久生命力。

(一)词作穿透时空的审美力量

无限可读、穿越时空的生命力是文学经典作为关系本体的根本属性,而艺术上的独创性和典范性、情感体验的普遍性、内涵的丰富性等审美因素是作品具备长久生命力所必需的文本特征。《念奴娇·赤壁怀古》的以下特点是确立其经典地位的重要因素。

其一,艺术上的独创性和典范性

独创性是经典生成的一大关键,“差不多每一种伟大艺术的创作,都不是投合而是要反抗流行的好尚”^[7](P13)。《念奴娇·赤壁怀古》与当时词坛流行之风绝然不同,开创一代词风,极具独创性。该词的意、情、境和表现手法在词坛都具有鲜明的独特性。词发展至北宋神宗时,是本色词唱主角的时代。很多词人沿袭着晚唐五代以来所形成的词学传统,视词为小道,以艳情为表现对象,描写的景物环境拘限于香闺深闺、庭院楼阁,很多词作都是男性词人以女子口吻作的代言体,侑酒娱情、“聊佐清欢”被视为词的基本功能。苏词中的豪放清旷之作则将词带入了一片更广阔的表现天空,“一洗绮罗香粉之态,摆脱绸缪宛转之度,使人登高望远,举首高歌,而逸怀浩气,超乎尘埃之外”^[3](P168)。这开启了宋词的一大发展方向。“其后元祐诸公,嬉弄乐府,寓以诗人句法,无一毫浮靡之气,实自东坡发之也”^[18](P213)。这首赤壁词就是其中最典型的代表作,“语意高妙,

^① 图中,CC 是东坡赤壁词历代唱和次数与历代前三百名平均被和次数之比的倍数变化曲线,代表的是历代创作型读者的接受情况。DJ 是该词历代被点评次数与前三百名的平均点评数之间的倍数曲线,代表的是批评型读者的接受情况。XP 是该词历代入选次数与前三百名的平均入选数之间的倍数曲线,代表的是普通大众读者的接受情况。图中虚线条所表示则是前三百名历代点评、入选、唱和的平均数与平均数之比,是东坡赤壁词影响力变化的参照线。另外,图中横坐标表示时间,纵坐标表示《念奴娇·赤壁怀古》一词历代入选、点评、唱和与历代平均入选数、点评次数、唱和次数之间的倍数。

真古今绝唱”^[8] (P411), 是一首“须关西大汉, 执铁板”唱的曲子。该词抒写的是词人自己真切的人生感受, 而非代言之作, 景物环境由香闺酒筵间走向大自然, “乱石穿空”, “惊涛拍岸”, 词境雄阔, 是“东坡范式”的典型作品。

艺术上的独创性, 又使该词成为典范之作。《酹江月》、《大江东去》, 皆因东坡此词内有“大江东去”、“一樽还酹江月”而名。宋以后追和模拟之作, 层出不穷。

其二, 情感体验的独特性和普通性

文学经典一方面能深刻而真挚地传达个体独特的人生感受, 另一方面又能揭示出人类心灵普遍性体验, 给读者回归心灵故乡的感觉。这是作品能否被经典化的又一关键。事实上每个人的情感体验会情随境迁, 人生感触不尽相同, 但人类的情感体验和人生哲理却有着相似性。所谓“感物之情, 古今不易”^[3] (P52), “每览昔人兴感之由, 若合一契”, “后之视今, 亦犹今之视昔”^[9] (P2099), 说的就是这样一个道理。

《念奴娇·赤壁怀古》即很好地实现了情感体验的个体独特性和普遍共通性的融合。从词创作的内在冲动来看, 此词作于苏轼贬黄州时, 乃“是坡公雄才自放”^[4] (P608) 之作, “题是赤壁, 心实为己而发”^[4] (P3077)。词人借对古代英豪的怀念, 写自己深沉的人生失意之情, 失意之中又显豁达胸襟。这是一首充分显示了东坡“最真实的主体性”的作品之一, 情感体验具有鲜明的东坡特色。另一方面, 在对古代豪杰之士的感慨中, 饱含不遇之叹、人世沧桑之感, 则又是人类普遍性的体验。词中蕴含的深刻人生哲理, 揭示了个体生命面对宇宙自然的代谢、面对时间流逝时不可违逆的无奈。“人生如梦”的深沉浩叹, 曾是无数文人墨客所无法释怀的共同话题。所谓“江山人物, 无复余蕴”之评, 知音者言也, 宜其千百年以来, 传为绝唱。情感体验的独特性与普遍性的融合, 是该词千百年来能感动读者心灵、吸引读者眼光的重要因素。

其三, 内涵的丰富性和无限可读性

“伟大的形象总是多侧面的, 它有着无穷的涵义。”^[10] (P237) 经典作品总能给不同时代的读者不断提供阐释的空间。苏轼的《念奴娇·赤壁怀古》一词, 意蕴丰富。就显性的层面来说, 其中有“谈笑间, 檣灰飞烟灭”的豪放, 有“遥想公瑾当年, 小乔初嫁了”这样英雄美人式的潇洒, 有“大江东去, 浪淘尽, 千古风流人物”的人世沧桑之感, 有“早生华发”的不

遇之叹和“人生如梦”的深沉感慨。丰富的思想情感蕴涵着丰富的人生体验, 足以满足不同层次读者的阅读需求, 这使得它不论是对于大众读者还是精英读者来说, 都具有强大的吸引力。同时也使得它在不同时代总能契合不同的需求。就隐性的层面说, 词中意象模糊化、形象化的处理方法往往使同一意象有多种理解的可能, 譬如“故国神游”、“羽扇纶巾”确指为何, 可谓是仁者见仁, 智者见智。而形象化的艺术手法所营造出的惆怅迷离之境, 更能给不同读者以契合各自心境的情感体验。艺术化的词境, 多种可能性理解的意象, 词作情感意蕴表现出多层次、多侧面的特征, 使得读者在随抒情主人公心理时空的转变过程中, 情绪体验也呈现出立体丰富的表现形态。这极大地延伸了词作的生命力, 使其能穿越时空, 流传久远。

(二) 创作主体的内在独特性和超越意识

经典化过程是一个由创作主体发起的、最终由读者完成的过程。创作主体的内在主体性特征是影响《念奴娇·赤壁怀古》经典化的又一因素。

其一, 作者先天的气质、个性、才识、人生经历等主体因素与文学作品风格、艺术魅力关系密切。“吐纳英华, 莫非情性”^[11] (P448), “若夫悲欢离合, 羁旅行役之感, 常人皆能感之, 而惟诗人能写之。故其入于人者至深, 而行于世也尤广”^[4] (P4271)。苏轼“天资不凡, 辞气迈往”^[12] (卷三九), 故落笔不俗, 一曲大江东去, 被誉为“皆绝去笔墨畦径间, 直造古人不到处”^[13] (卷二一), 为文士所推崇。同时, 作为中国历史上不可多得的文化巨人, 苏轼生前就已获得巨大的文化声誉。在当时, 就连被苏轼赞赏也是莫大的荣幸。张耒给黄庭坚的信中提到: “礼部苏公在钱塘始称鲁直文章, 士之慕苏公者, 皆喜道足下。”^[14] (P327) 一曲为东坡自己所首肯的《念奴娇》(大江东去), 自然也极易引发后代文人墨客的兴趣。

其二, 文学经典的典范性和超越性在于创作主体对传统的挑战和传承。哈罗德·布鲁姆从经典传承与超越的角度指出了创作主体在经典生成中的意义。他指出: “谁使弥尔顿成为经典? 这个问题的答案首先在于弥尔顿自己, 但同时还有其它强有力的诗人。……直接战胜传统并使之屈从于己, 这是检验经典性的最高标准。”^[15] (P20) 他同时指出: “世俗经典的形成涉及一个深刻的真理: 它既不是由批评家也不是由学术界, 更不是由政治家来进行的。作家、艺术家和作曲家们自己决定了经典, 因为他们把最出色的前辈和最重要的后来者联系起来。”

[15] (P412)布鲁姆在他另一本著作《影响的焦虑》中更详细地论述了这样的观点:每一代作家在面对前代大师时都有焦虑,只有克服这种影响的焦虑,表现自己的审美原创性,突破前辈大师的创作模式,建立自己独特的创作特色,才能成为新一代的经典。影响的焦虑,实质上就是一个文化传承与个性创造的问题。但凡能创造经典作品成为经典作家的,必须具备超越前人的意识和才力,挑战传统的魄力和勇气。

苏轼极具这种潜在的超越意识:

东坡在玉堂,有幕士善讴,因问:“我词比柳七何如?”对曰:“柳郎中词,只好合十七八女孩儿,执红牙板,歌‘杨柳岸晓风残月’。学士词,须关西大汉,执铁板,唱‘大江东去’。公为之绝倒。”[4] (P2013)

近却颇作小词,虽无柳七郎风味,亦自是一家。呵呵!数日前猎于郊外,所获颇多,作是一阕,令东州壮士抵掌顿足而歌之,吹笛击鼓以为节,颇壮观也。”[16] (P1560)

柳永是当时享誉词坛的大家,妙解音乐,创体创调,其词在当时风靡一时,以至于“天下咏之”[17] (P311),“凡有井水处,即能歌柳词”[18] (卷下)。虽然后代有不少词评家不屑于将柳永和东坡作比,认为“琐琐与柳七较锱铢,无乃为髯公所笑”[4] (P681),但事实上,东坡认为《念奴娇·赤壁怀古》“自是一家”,特意问“我词比柳七何如”,这有意无意间是将自己所作之词与柳词“较锱铢”。而正是他这种与当时词坛巨匠进行对比的勇气,他挑战当时词坛传统、词坛名家的超越意识,才得以创造出“一洗万古凡马空”的不朽经典词章。

(三)与传统及时代的契合

经典的生成不仅受作家作品因素的制约,还受时代气候、文化传统、教育机制甚至于经济政治等诸多外因的影响。优秀的传世之作总是既能满足时代需求,又能契合文化传统。

一方面,经典作品必须建立在深厚的文化传统的基础之上,接受者对作品的创造也必须受制于文化传统。《念奴娇·赤壁怀古》一词之所以有着旺盛的生命力,另一个重要因素便是其审美性深度契合中国古代的文化传统,其情感体验契合中国古代文人士大夫的情怀。

如前所述,东坡及其词作经典性的发现得力于两宋之间文士胡寅、王灼等人对苏轼的推尊。苏词因表现的是士大夫的“逸气皓怀”,有别于词本色而符合传统审美规范,大受赞赏。如孙康宜在《晚唐迄

北宋词体演进与词人风格》中所言,“读者的意见实则很容易发展成为一种强大的传统,会直接影响‘典律’的形成”[19]。对苏轼的评价,从黄庭坚的“似不食烟火人语”到胡寅的“逸气皓怀,超然乎尘垢之外”,再至陈匪石的“苏轼寓意高远,运笔空灵”[4] (P4969),精英读者追求超然韵致的审美理想成为苏轼经典化过程中的强大传统之一。不同于侧艳之音的“语意高妙”,是千百年来大江东去唱响古今的原因。

另一方面,每个历史事件都处于历史和时代的坐标轴上,读者对前代文学的接受除了受历史积淀下来的文化传统的影响之外,他所处的时代势必影响他们对前代作品的理解和阐释。“文艺作品的‘魅力’,一部文本在其后历史中的沉浮兴衰,决不是由自身一方决定的,而是作品本体与社会价值的‘大本体’之间相互作用的效应。深邃的文学批评既承认作品本义的存在,又强调时代对文本的领悟和共鸣的重要”[20] (P224)。能满足不同时代读者的心理需要也是作品影响力之所以持久不衰的一个重要方面。

一曲大江东去,由于词作内涵的丰富性,在不同时代,人们似乎总能从中挖掘出各自所需要的内涵。譬如,对尊体论者而言,词中的高妙语意,阔大词境,旷逸情怀是他们推尊《念奴娇·赤壁怀古》的理由。宋室南渡以来,国家民族遭遇空前的灾难和屈辱,应时而动,曲子词也需要从温柔富贵乡走向广阔的社会、江山。《念奴娇·赤壁怀古》个性化、主体化的抒情方式,对英雄业迹的追寻和功业无成的慨叹,无疑能在当时大部分读者心中产生共鸣。而词中对于人作为个体自然生命的思考,对人生无常和人生如梦的感慨,或许对于明中后期以来张扬个性、注重自我的读者来说,更具有非凡的意义。在新时期,也因为词反映了一位心系民生天下的封建知识分子的坎坷遭遇而能得到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可。不同时代似乎总能从作品中找到自己需要的东西。《念奴娇·赤壁怀古》也因此历时弥久而生命力愈发旺盛。

参考文献:

- [1] [德] 伽达默尔. 真理与方法: 哲学诠释学的基本特征[M]. 洪汉鼎译.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1999.
- [2] 黄曼君. 中国现代文学经典的诞生与延传[J]. 中国社会科学, 2004, (3).
- [3] 施蛰存. 词籍序跋萃编[Z].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4.
- [4] 唐圭璋. 词话丛编[Z]. 北京: 中华书局, 2005.
- [5] 姚奠中. 元好问全集[M]. 太原: 山西古籍出版社, 2004.
- [6] 卓人月. 古今词话[Z]. 沈阳: 辽宁教育出版社, 2000.
- [7] [德] 格罗塞. 艺术的起源[M]. 蔡慕晖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 1998.
- [8] 胡仔. 茗溪渔隐丛话[A] . 笔记小说大观[C] . 扬州: 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 1983.
- [9] 房玄龄等. 晋书[M] . 北京: 中华书局, 1977.
- [10] [苏] 鲍列夫. 美学[M] . 乔修业, 常谢枫译. 北京: 中国文联出版公司, 1986.
- [11] 范文澜. 文心雕龙注[A] . 范文澜全集[C] . 石家庄: 河北教育出版社, 2002.
- [12] 王若虚. 滹南遗老集[M] . 四部丛刊本.
- [13] 魏庆之. 诗人玉屑[M] . 北京: 中华书局, 1959.
- [14] 张耒. 张耒集[M] . 北京: 中华书局, 1990.
- [15] [美] 布鲁姆. 西方正典[M] . 江宁康译.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05.
- [16] 苏轼. 苏轼文集[M] . 北京: 中华书局, 1986.
- [17] 何文焕. 历代诗话[Z] . 北京: 中华书局, 2004.
- [18] 叶梦得. 避暑录话[M] . 北京: 中华书局, 1985.
- [19] 北美二十年来的词学研究[C] . 季学爽译. 台北: 台北联津出版事业公司, 1994.
- [20] 程麻. 文学价值论[M] .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91.

责任编辑: 张玉璞

The Analysis of the Canonization about the 1st Classic of Songci NIANNUJIAO ° CHIBIHUAIGU

Yu Yu-ying¹, Wang Zhao-peng²

(1. *Humanities College of Jinggangshan University, Ji'an 343009, China;*

2. Literature College of Wuhan University, Wuhan 430072, China)

Abstract: Either in the history of dynamic balance, or in the different historical stages since Song dynasty, NIANNUJIAO ° CHIBIHUAIGU is the most influential classic of all the Ci-poems. Its classical status was established in the periods of Song and Jin. In Yuan and Ming dynasty its classical status was further promoted. In Qing dynasty it kept the 1st status but its influence decreased a little. Since 20th century, its influence has been keeping enlarging. Its canonization shows different influence upon different reader groups. For the creative-readers the influence is the biggest. The second influence is for critical readers. For the public readers, low starting but as time goes on, the influence is increasingly strengthened. The inner aesthetic power of the work, the unique transcended consciousness of the author, fitted tradition and the times, which is the secret of the masterpiece's life to keep lasting.

Key words: Su shi; NIANNUJIAO ° CHIBIHUAIGU ; canonization